

七月一日,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她的第94个生日。94年风雨中,每个党员都有说不尽的故事。百岁老人差点因入党和丈夫离婚,八旬老兵认为党员就得带头干活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村长践行“认真干就能入党”,“秘密党员”边卖馒头边送信,烈士后代全家三代齐入党……今天,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。

# 听他们回忆,与党有关的日子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



## 百岁老人卞如荣： 因入党和丈夫闹离婚

商河县孙集镇袁窠村的卞如荣已经102岁了,除了听力不好外,身子骨还算硬朗。满脸皱纹诉说着百年沧桑,老人总是和孩子们讲述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。她和孙子说得最多的就是“当初因为入党,你爷爷差点和我离了婚,咱村里有好几个妇女都因为入党离婚了。”

卞如荣1947年入党,在入党前老人是村里的“妇女主任”,在八路军解放商河的时候给八路军绣过鞋垫,蒸过馒头。据她回忆,在她之前,村里没有女性党员。有一天晚上,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到她,希望她入党。她说:“那和做梦似的,我当时就表示一定好好工作,还找了几个积极

的好姐妹一起入党。”

让卞如荣想不到的事随之而来,她找的四五个好姐妹中有两家不希望她们入党,有的人家甚至提出入党就得离婚,连卞如荣的丈夫都说“妇女家家的,入党干啥。”那时的社会相对保守,农村妇女就得在家洗衣做饭看孩子。卞如荣说:“入党后,晚上

要和男同志一起开会,那时遇到厉害的婆婆和老公,八成是不允许的,那两个不允许的好姐妹最终真的离婚了。”

卞如荣笑着说:“我告诉老伴你要是拦我,咱也离婚,不论怎样这个党我是入定了。”丈夫拗不过她,卞如荣也就成了村里的第一批女党员。



## 九旬老兵路佃良： 党员就得带头干

商河县白桥镇路家村96岁的路佃良已经是一位有6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。1949年应征入伍,参加过解放战争,抗美援朝。1954年退伍回家后,他组织成立了村里的第一个“互助组”。五六十年过去了,路佃良说他就认准了一件事“党员就得带头干”。

参军以前,路佃良在村里干长工,小小年纪是村里有名的“好把式”。部队来征兵时,路佃良是村里第一个报名当兵的,去了部队后,将干农活的那份认真劲儿全拿了出来,基本上每次考核都名列前茅。不久,他就因为表现优秀入了党。路佃良说:“当时入党是天

大的荣耀,入党后,我干得更起劲了,抗美援朝中我主动要求去朝鲜。”

抗美援朝结束后,他退伍回到白桥老家,当时看到商河县很多地方都成立了“互助组”,他心里着急。就和村里的一个同伴积极联络了村里的农户搞互助组。有的农户不想

加入,他就一天往人家家里跑三遍,一劝就是一两个小时,最终拉了七八个农户加入。等到互助组成立后,他基本上没事就呆在地里,最忙时每天也就休息三四个小时。

每当家里人唠叨“就你干得多”时,路佃良总说“谁叫咱是党员,党员就得带头干。”



## “老村长”姜凤玉： 认真干就能入党

87岁的姜凤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商河县殷巷镇朱郑村的村长。每当看到村里的年轻人抱怨“现在入党咋越来越难”时,姜凤玉总是反驳说:“那是你不努力,只要你认真干就能入党。”

姜凤玉1947年的时候就入了党,谈到当年入党,姜凤玉说:

“哪有什么捷径,就是玩命干呗。”他人党之前,村里的“还乡团”活动频繁,当时县里缺少棉花,派他们6个人去德州陵县运棉花。他们每个人都拿着枪,盯着不同的方向,一路上密切注意“还乡团”活动,等运了棉花回来,他端枪的手都发抖,脖子也不能弯曲。

任务完成后,党组织希望他入党,随后他就成了殷巷镇朱家和郑家两村的村长。当了村长后,组织给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鲁东地区的300多名“逃荒者”安置地方。他挨家挨户命令村里人腾地方,自己家里的两间正房也收拾出来给“逃荒者”住。

村里有一家村民死活不

同意把房子腾出来,他劝说三次无果后,撂下狠话“你腾也得腾,不腾也得腾,再不腾我就自己动手腾了。”气得农户去他院子里开骂。姜凤玉说:“我这辈子还没被人那样骂过,第一次让人家指名道姓地骂还是因为给党干活,事办好了挨骂也值。”



## “秘密党员”王子祥： 边卖馒头边送信

商河县白桥镇河南王村的王子祥1947年就入了党,不过起初很少有人知道,他作为党组织的“送信员”一直是个秘密。靠着走街串巷的馒头摊,他送了1000多封信。

王子祥说:“除了两个组织领导外,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党员,人前人后我就是个卖

馒头的小摊贩。”每天,他都推着自己的馒头摊在白桥镇潘桥村附近卖馒头。当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,村里买馒头的很少,一天也卖不了几个。和其他的摊位不同的是,一年365天,他都风雨无阻出摊。附近的村民都说:“小王啊,你可真会挣钱,下雨天都出来卖。”

王子祥说:“我当时哪是为了卖馒头,都是为了送信。”

潘桥村距离另一个送信地有七八里地的距离。白天的时候,他走一两个小时就到了。最怕的是半夜里突然来了加急件,送信不能再推着馒头摊了,他一路小跑去送信。有一次夜里下雨,天黑路滑,他

一不小心崴了一脚。一瘸一拐地走到目的地,用了4个多小时,到了时脚肿得和馒头似的。

等过了那段特殊时期,王子祥的党员身份终于不再是秘密。王子祥说:“那刻我是真高兴,终于不用藏着掖着了。”



## 烈士后代冯清举： 一家三代都是党员

当商河县龙桑寺镇冯集村的冯清举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,她去延安学习的父亲冯辉元就在商河县殷巷镇附近被敌人杀害。出生后没能和父亲见一面是她最大的遗憾。父亲唯一留给她的就是那份烈士证明。

每当看着父亲的烈士证书时,她总是喃喃低语:“要是

父亲知道我们家祖孙三辈都是党员,一定很高兴。”冯清举的儿子、儿媳、孙女都是党员,刚上高二的小孙子也整天吵着“要是我上大学,也争取早日入党”。邻居有时和冯清举开玩笑说:“你们家该在门口整个匾,写上‘党员之家’。”

对于父亲冯辉元的所有认

知,都是来自于母亲和村里老人的只言片语。母亲对冯清举说得最多的就是“你爹是个汉子,当初没少挨打。”1943年左右,有一次日本军队来村里找人,点名要带走冯辉元。并且扬言“如果不交出父亲,就把村里给烧光”。没办法,冯辉元被敌人带走了。一个曾经参与营救冯辉元行动的

老人回忆,他当时在监狱里吃尽了苦头,被鞭打,被吊在井里,被用火钳烤。在敌人严刑拷打一个月后,他们才救出冯辉元。

冯清举看到有关抗日时期被日军严刑拷打的影像资料,都会想到当年的父亲。冯清举说:“还好我们没丢父亲的人。”